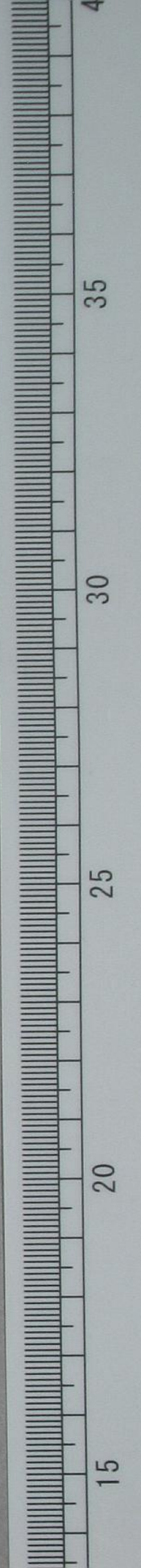


老谷遺稿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272
6



文庫 11
A 1272
6

柳田泉文庫

老谷遺稿卷六

常陸 水原元禮著

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內郡。數殺長吏。為民患。郭欽上疏。請及平吳之威。漸徙之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陶璜山濤又請。不宜去州郡武備。以示單弱。余謂此二事。尤是為第一急務。而武帝皆不聽。其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大亂。又更致五胡之亂。設使用三子之言。早為之處置。則不至如此之大亂也。諸君以為



鹿門曰侃侃
數千言鬼出
神沒愈出愈
妙使吾輩作
漫氣餘語
又曰吾兄
口入骨三尺
外庚之所
窺我亦聯之
是內讀此活
韋軒曰今日
見不可勝嘆

如何。

禦夷猶禦盜也。銛其戈矛，利其弓矢，四出督捕，大張
威武，以消壓其覬窺強梁之情。不然，則高其門牆，嚴
其管鑰，使彼不得窺我虛實，長短禦夷之術，亦何異
焉。夫內地之於夷狄，庫藏之富，官室之壯，車服飲食
之美，不啻倍蓰之。其欲攫拏攘奪，無時而息也。唯其
所未敢肆其攫拏者，有戈矛弓矢之威，而有門牆管
鑰之嚴也。今乃去其器而撤其防，與之歎語狎褻，幾
何其不為盜攘奪攫拏也。晉氏之亂，內地半為夷地，
其禍蔓延二百年之久，其事之慘，未有甚於此者也。

又曰：大然大。

嗚呼！夷狄之窺內地，日久而內地之人未覺也。今夫
人之侮我，未有率然為之者也。必視我意趣，察我賢
否，審我強弱，明知我不能與彼抗也，而後悍然與我
為敵。夷情亦無弗然。方炎漢之世，夷狄之強，不有過
匈奴者。漢武大征匈奴，以奮威武，內地雖罷匈奴，遂
以衰絕。是其四出督捕之功，而所以能絕夷狄之患
也。至後漢，猶能踵漢武之踪，馬援之敗，南詔班超之
滅西域，固亦足耀威武，而絕消彼覬窺之心矣。施而
及三國內事，大亂不能慮及夷狄，故反則代之，服則
撫之，以苟一時之無事。雖不足威服其黠傑之心，猶未

至納其侮也。是猶不撤藩籬管鑰而使不能窺我長短虛實也。及魏晉夷狄始橫肆而輕侮內地。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姚氏氐也。其他慕容鮮卑之種盡入而居內地。以與平民雜處。方此之時宜如郭欽所言。出之塞外。以峻出入之防也。而晉武不能用其言。方且去州郡之兵備。一州置兵不過百人。陶璜山濤之議亦終不行。夷之為大患固宜也。且晉時之夷非復漢時之夷。劉淵石勒之徒皆一世之雄傑。其志趣之大固非止區區侵掠而令且撤藩籬去兵衛處之內地而蕃其種類土地之險易人物之強弱至他政令

韋軒曰。此喻的切。

鹿門曰。無此一轉。則平庸又曰。以下折。折意。表使人。眼不能瞬。人。士。論。曰。枝。本。

風俗莫不悉知。是猶延強盜巨賊而指示其帑藏財物之所在。以恣其攫拏攘奪。於是劉淵一呼而四方嚮應。電掃風馳。無之能禦。其為謀未有如此不善也。其內地之陸沈夷狄亦何咎。曰。然則使晉武前用郭欽之議。後用山濤陶璜之議。其禍果可止乎。曰。未也。事有固然。理有必至。夷狄之猾華有所由而來也。夫內地之所以異夷狄者。何以也。非以土地之廣大也。非以宮室之壯麗也。非以衣服飲食之好美也。其所異者。獨有仁義之道。禮儀之教而已。若棄其道而廢其教。則內地夷狄何辨焉。晉氏之於魏。既欺孤子寡

鹿門曰子與
氏云人自伐
而後人謂之
者是之謂也
士幹曰子尋
之濕吐去直
衡險整之狀
可以評此段

鹿門曰引高
歡為結姿態
萬狀

婦竊天下冥冥之中而君臣之義既亡矣賈氏之殘
虐殺其姑殺其太子其他宗室殄滅略盡而人道滅
絕矣是夷狄之所不為而晉則為之是華其身而夷
其心者也夫被髮野祭所以來陸渾之戎胡服騎射
所以招北胡之患晉既為夷狄其蒙戎狄之禍固宜
矣縱令驅而出於塞外驅者可來逐者可返雖有勝
兵百萬吾知其不能禦况區區之兵備乎其後高歡
在魏謂人曰今魏紀綱已壞天下之亂不遠矣嗚呼
使夷人為此言夷狄之亂何有窮極乎哉
上田士幹曰議論源源街口而發予知公之作此

文電瞋沫生矣

重野成齋曰極口言夷狄之不可不防禦忽一轉

說出其根柢文字變化乃至此

秋月韋軒曰疏達明暢快利不可言猶利斧伐巨

材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士幹曰論有
根據

古溪曰一字
案

鹿門曰華之
心事燃犀

張華為大臣。而楊駿為政嚴碎。專復不正之尚。可。楊太后無罪而見廢。不能救二王之難。亦不為之措置。賈后之跋扈。傑傲殆無入理。曾無一言及之者。未免苟且患失者。史氏乃曰華善忠。帝室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為大臣者。固應如此乎。果能安靜乎否。敢問。

吾讀史至張華事。未嘗不憫其愚。而歎其事之非。史稱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數年之間。朝野安靜。前修駁之曰。華附賈后而貪祿位。盡忠彌縫。徒過譽耳。以余見之。二者俱非中道之論也。華蓋存心於晉室者。

古溪曰。斷案。

鹿門曰。千古之妙論。

章軒曰。是誠古溪曰。秦鏡。華必領於地。

而暗於成敗之機。知大臣之荒。荒之理。而不知英雄處變之道。夫立危國。亂朝者。必有江海之量。而兼發越之才。或委曲調停。以止其惡。或臨變決機。以定其亂。故吾事成。而國亦賴以安。意華徒有其量。而無其才。是所以身罹族滅之禍。而蒙萬世之譏也。晉空漸衰。賈后亂政。大亂之起。無智愚皆知之也。而華身為大臣。碌碌立朝。因其跡。律之固莫足道者。而吾考其心。亦有甚可閔者矣。華之意。蓋謂吾不幸際於危亂之時。今見其危而去之。非大臣之道。吾若一日在位。是一日維晉也。且當時諸王殘暴不軌。勢不能容吾。吾

章軒曰。使華聞之。必曰。他度之。夫子之謂也。

欲成其志。非依賈后固不可。賈后雖悍。亦能用吾。吾善委曲調停。使無大過惡。冀可無大亂。而徐待其崩也。是以楚王瑋之殺楊駿。華即勸后而殺瑋。是亦知瑋之殘暴。終不容已也。殊不知后之用華。非取有志。晉室特以其有人望而易制耳。故陽尊之。而實疎之。殺太后廢太子。無毫忌憚。其凶暴淫虐。既甚矣。而華遂不能爭。猶欲因后以成事。愚矣。設今當瑋之殺駿。華能決機而任其難。廢賈后而誅鋤黨與。引諸王稍賢者。而匡輔帝室。倫等雖凶暴。未至賈后之太甚也。華則不知出於此。前馬拒頽下之言。後馬沮秀雅。

古溪曰。引梁公為結。尤妙。

之謀。遂遇族滅之禍。使倫等得藉口。天下誰善說之。宜本意之不自於後世也。嗚呼。孽后臨朝。天下危難。此時間。關崎岷。遂能成志於死後。古今惟有二狄。梁公而已。萃以庸才為之。多見其不知量也。高橋古溪曰。抑揚反復。極有姿態。亦能發張華之心事。使重野凡評之。必不彼言之婉約迂迴之致。秋月韋軒曰。易曰。包荒用馮。河是獨狄。梁公之所不能。而張華則不能。岡鹿門曰。非洞達於時勢。老練於世事者。誰能成此文。

韋軒曰。一好議論。

羽峯曰。確。又曰。添抑。句巧。鹿門曰。如是。論去。而後無。

制王敦之逆謀者。周訪祖逖。故史於訪之死云。敦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於逖之死云。敦益無所憚。而彼王導者。敦之從弟。而史無一言之諫。敦其忠于晉室者。焉在。且思國念家。當及敦之逆謀。未顯著。大義滅親。以誅亦可也。既不諫之。又不誅之。殆國危家。嘗訪逖之不如也。諸君以為何如。善哉。論者之言。吾請得推論之。吾嘗云。東晉中興。成於王導。而壞於王導。人惟知其所以成。而不知其所以壞。抑知所以壞。而不知導為之也。何以言之。曰。中

士幹曰。筆降
處利。引桓
韋軒曰。引桓
温處甚敏。

羽峯曰。大然
大然。

與之業。一哀於王敦。再哀於蘇峻。蘇峻之逆。傲於王
敦。而王敦之逆。成於王導。他日桓温之跋扈。亦未必
不踪于二人之所為。而東晉終以亡。則導之功罪。未
可同日而論也。夫明主之用將。未聞有獨任者。必大
小相制。強弱相濟。形格勢禁。使之不得肆其猖獗。然
後吾得收其功。而遠其害。今敦擁大兵。而據上流。有
震主之權。而無律身之慮。是陶侃之賢。猶所不能免
人疑。何況敦之狂英雄傑乎。當時諸將。敦之所畏。憚
者。惟祖逖。周訪。其有志於恢復者。亦唯祖逖。周訪。導
能用此輩。而居方面之大鎮。以圖進取。不獨得制敦。

羽峯曰。能說
其情勢。

暴橫。江左之業。庶幾可少廓大也。而導則不能出於
此。劉劭之冒昧。以當其衝。至使逖輩憤惋以死。抑亦
何心哉。蓋元帝末年。漸厭王氏之專。而疎斥之。劉劭
之策。見用。而孔愉之諫。不行。故導亦倚敦以為重。以
固其權。是導之所以專任敦也。不然。則敦之反。導不
能。日夜淬勵。以身任之。而游優無為。坐待入犯。其為
術。亦既疎矣。敦之入石頭。帝遣百官就見焉。導至敦
所。不能張膽勵色。責其不臣之罪。顧和顏下氣。容其
反逆之惡。使敦強梁跋扈。恣殺大臣。而不忌。嗚呼。以
敦大逆。而不能討。不得已而順適其意。以緩其狂暴。

世宗遺和卷六

羽峯曰僕所
謂嚴正之處
置雖有此而
已曰導心事
又曰導心事
秦鏡朗然雖
又曰此段雖
似復前亦無
害以前疎此
精也

帝之痛心為何如哉使導少體此意乎則前日石頭
之會即其坐而誅之特一力士之任也耳而導則使
敦而還鎮其心迹可見矣蓋導保榮固寵之念主於
內而避禍懼誅之心切於外其勢不得不倚敦既倚
敦亦不得不助敦此所謂騎虎之勢而不可中止也
予故曰其功罪未可同日而論也或曰導能任真推
分澹如史所稱如此子何責於導之甚曰庾亮之在
荆州導不能平孔坦之密謀導怒而黜之導果能任
真守分邪惟導器宇寬曠溫柔容物以故人無能窺
其際焉耳故吾不得不辯焉

南摩羽峯曰議論處置無一浮筆兄之識見可見
矣

又曰文字勁健大有精彩

上田士幹曰議論周匝導不得不肯肯于地下于
千載

重野成齋曰僕常持此論今得大兄發揮拍案叫
快者終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衍神情明秀。言辭清辯。亦非庸常之士。而山
濤以是為誤。天下蒼生者。羊祜亦以為敗。俗傷
犯明者。所見不期。而同果驗於他日。見人別有
其術耶。敢請教。

吾意則以為王衍非有貪毒狠愎之心。非有狡獪傑
黠之才。使之得志。不過為一迂濶大臣。二子之於衍。
亦有偶爾已。及見後漢黨錮之事。而後始信二子之
言非偶然也。夫知人亦多術。而要其歸。不過視其外
而審其內。即其始而考其終而已。而後顯微細大莫
不畢見。窮其所終。而不差毫釐。不然則衍之清談何

鹿門曰。起變
態體。

又曰。黨錮之
事。伏脈甚速。

鹿門曰確論
至薄之風歎
不異之哀
必不自耻人亦
必言功名開口
高論今在利為
韋軒曰實如

曾關於風化乎。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人者，有名與利而已。而其害亦未有甚於此二者也。梁惠一言及利，而子輿氏謂其足亡國。利之為害既甚矣。而吾則謂名之害，或有更甚於利者。何則？利者人之所陰求，而名者人之所陽求。利非商賈販夫則所不言，而名者公卿士人之所爭誦，而名之所在，利亦歸焉。天下何為其不汨沒陷溺乎？行以名族，夙著名，首唱恬澹虛無之言，而賣其名，其說如甚高，其理如甚遠，蟬脫於風塵之表，而汙蔑世俗，廢棄職事，而謂之雅遠，散滅廉操，而謂之曠達，是流俗之所為高，而其實甚便於

議極為奇想
韋軒曰彼此
湊合邪正

已者也。况行神情明秀，器宇曠閑，見者無不心醉，以石勒之狡智，猶疑其可用，以此欺人，宜其為人所慕，傲也。嗚呼，行而在上，風俗安得不敗壞哉！此二子之所，以目行其識，可謂卓哉。故及其在朝，揮麈而談笑，朝野爭而效之。王戎裴楷之徒，鼓之于上，樂廣謝鯤之徒，應之於下。放言高論，無復忌憚。天下氣節之風，溘然掃地矣。好利之弊，或不至此也。方後漢之時，膺固喬滂之徒，爭砥勵名節，以非朝政。天下好名之士，亦爭而傲之，聲氣相通，名望相推。天下靡弗風動，遂以成黨錮之禍。漢遂因而亡矣。是亦非其名之美為

古溪曰合湊有致

又曰結得不
纖細是大兄
着眼高於人
處

之邪而彼則尚廉隅而勵名節此則廢禮讓而滅名節其歸則霄壤而其為害則同噫嘻東漢之士顛沛坎軻殺身滅族猶且不顧而晉之士富貴佚樂不失流俗之名宜人之熙熙攘攘爭為也雖然晉氏清談之弊其來久矣自魏文尚通達天下無氣骨之士此傅玄之所憂而清談之所根然則風俗之至此不獨行之罪治天下者其慎所尚乎哉
重野成齋曰名之害甚於利實卓論因以黨錮清談一併論去僕亦嘗持此論不圖符合

成齋曰自
處說入論有
根祇是作者
極苦心手段

李特梟雄久懷割據之志使羅尚從閬式之言則特果不反乎敢問
李特之入蜀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奴才耶嗚呼特據蜀之志決矣其遣閬式而說羅尚不過假以為反據之資耳自古姦雄之始事未有徒爾而為者夫以臣反君事固逆以君討臣事極順以逆敵順勢不得無所資焉於此設權詐以攬民心則逆者反順而順者始逆矣方特之在蜀也流民數萬就食於蜀而尚命各還於本土民之窘亦甚矣夫民棄親戚離墳墓崎嶇間關以逐糧於千里之

鹿門曰。吾兄常自入情上。不說入於迂論。

韋軒曰。進一

外而未幾。又逼而遣之。則數萬之流民。唯有轉死於溝壑而已。方此時也。銖銜之恩。有若鈞石。而一言之惠。重於丘山。特乃築營而留民。又且遣式而說尚。以為流民之地。其民之戴特而怨尚。果何如哉。一旦有事。則數萬之人民。特之子弟親戚。而尚之勅敵仇讐。尚豈不危乎。吾嘗為尚計。謂方此時為尚者。宜施恩澤而撫流民。引特兄弟而留之於麾下。陽用之而陰奪其勢。則特雖梟雄。未至輒反也。而尚猶不覺悟。辛冉輩又分榜而購募特兄弟。於此乎。特之謀成矣。尚何謀事之拙也。雖然。當時尚之不聽特。猶幸耳。尚倘

又曰。大然大

鹿門曰。敏妙。

又曰。老吏斷獄之手。

聽特。禍有更大焉者。何則。特之懷逆志。非一旦聽亦反。不聽亦反。是錯論七國之勢。曰。削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特之事。無乃類之乎。慕容垂不言乎。取菓於樹。不如待其自落。不過遲旬日之間。而美惡大異。特之遣式。意亦如此耳。縱令尚即從特之言乎。則特將益廣其恩惠。密其籌畧。而有所大發。使其遲數年。特固所不辭也。且晉室之亂。孽后亂政。骨肉相殘。自救之不給。又何暇及民事乎。加之尚又以鹿率無術濟之。豈無他日可乘之釁邪。尚之待民愈急。而特之施惠愈廣。民之憎尚而愛特益深。吾見其

韋軒曰。一結

後禍之大有從之者矣。特唯不及尚自落而即發之。故其收功有猶難者。是其所以僅一勝而即敗也。然則尚之不從特。則特之不幸。而特之不幸。即尚之幸也。嚮設使尚區處得宜乎。則庶幾尚無及亂之患。而特之不幸愈大也。噫。處事不得宜。何往而不敗也。後之為尚者。慎勿使庶民為特輩之反資也哉。
秋月韋軒曰。錯綜紆餘。極有姿態。豈疎宕直達已云哉。
岡鹿門曰。斌媚婀娜。無微而不透。末以冷語結之。感慨淋漓。無限煙波。○寫出李特心事。咄咄逼真。

士幹曰。王猛殺德之事。實出於一時之權詐。而以孔子之事。比之。甚是不考。之甚者。樹堂曰。起句。士幹曰。全文。蓋得力於東坡荀卿論。

秦太后弟德。酗酒掠入財貨子女。王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焉。猛之為政如此。殆有孔子誅少正卯之氣象矣。晉之大臣。果有足比肩者乎。敢問。事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道。由其道則遲而難成。不由其道則速而易破。人唯嫌其遲而難成也。捨正道而用權詐。寧取速而易敗者。而不為遲而難成者。禍敗相望於前。而不知懲。世之君子。於二者將孰執焉。王猛用於秦。脩廢職。課農桑。定法制。治軍令。國富兵強。數年間。秦國大治。符氏之威震天下。昔嘗讀而大

羽峯曰。猛豈商鞅之比乎。

士幹曰。正正堂堂不可犯者。

疑焉。夫符氏以一凶種竊據於關中。非有積德累仁。足壓服民心。而猛能以數年間大富強其國。猛蓋具聖人之才者矣。及見其殺太后弟德。然後知猛特譎詐。禁黥之徒。其治秦全用商鞅徒木之故智。其所以一時能速成。而亦其所以速敗也。鞅之刑師傅。入信其守法。猛之殺德。人賞其不枉法。不知鞅猛之為之。以此成已術也。夫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非人臣之所得而專。而刑者性命之所關。而聖賢之尤所慎重也。而猛以賞罰為己私。以戮太后弟德。德有何罪。獨蒙此慘邪。德性狂躁。酗酒掠財。是不過

羽峯曰。大是。正論。大是好。處置。

又曰。筆周。

以公族故。凌轍他人。其罪未至死也。使猛正其法乎。捕而錮之。可也。讓而放之。可也。何遽至殺之邪。猛則不謀同僚。不白其主。肆誅戮公族。幸而堅容而用之。以故猛能得成其術。若使堅亦正其法。猛其亦免罪乎。蓋當時猛始用於秦。是猛之初政。觀示人之月。故借德以示己威信。使秦人信己法也。此猛不獨不守法。其枉法也。而論者則比孔子誅少正卯。何其謬也。夫少正卯之為人。吾不知其何如。然吾意其人必兇狠悖戾。方命圯族。惑亂人國者也。孔子為司寇。豫知不能久位。故先誅以除後患。其憂國忠主之心。豈猛

羽峯曰。確言。

士幹曰。猛無辭。可謝于地。甚透。羽峯曰。其見

士幹曰。一結甚重。羽峯曰。極勁。

非從遺種

譎詐桀黠之比哉。抑求速成之功者。不能為持久之治。恃可畏之勢者。不能為可愛之實。猛之用事。勳舊莫不憎怨者。此其權詐之術。當時既不能服入心也。唯猛幸而先堅而死。故能全其終。否則其為商鞅。未可知也。鞅史書令行禁止。猛史亦書令行禁止。後世美之。以為極治之效。此何知非法有餘而愛不足哉。不然。則以勃興奮武之秦。當偏安委靡之晉。一敗塗地。身死國亡。何其禍之酷也。噫。史豈可盡信乎哉。水本樹堂曰。史眼如炬。文筆如椽。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上田士幹曰。猛之事出于權詐。此不得已者。蓋不如此。不足為治也。未可與商鞅輩並論也。又曰。議論正確。愈出愈切。以之責猛。猛豈有辭哉。重野成齋曰。猛之心亦非自私也。即與穰苴斬莊賈同意。帶霸氣者。率皆如此。以之比尼父。則大是迂說。文字流暢明快。可誦可誦。南摩羽峯曰。文辭明暢。筆鋒銳利。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殘存之字，但難以辨認。依稀可見「又曰...」等字樣。

蒲洪取關中。其子健繼秦王。以民思晉。遣使建
康。共修好於桓溫。夫司馬氏以狐媚得天下。非
有厚德積仁於民也。然而及其季世。民心思晉。
慕容張及蒲氏之徒。勃興者。皆以奉戴晉為名。
其所以致此者何邪。

知夷狄之所以亟興亡。而知民心之所以久思晉矣。
晉以正統建國。夷以攘奪獲國。正偽不同。而順逆異。
此非其所以異乎。曰。未也。君子知正偽順逆之所在。
而小人不知正偽順逆之所在。此未足言其所以異
也。曰。晉以溫柔寬和為政。夷以剛厲殘酷治國。剛厲

成齋曰。至論
確言。史眼。徹
能吐得此說。

又曰。以下及
復出。揚韻。致
以百。吾輩。可
氣。長。玩。文。

殘酷易亟亡。而溫柔寬和可保久。此非其所以異乎。
曰。未也。晉非皆有賢明良易之君。夷亦未全殘虐暴
惡。此未足言其所以異也。然則其故如何。曰。有百年
之政者。有百年之澤。有二百年之政者。有二百年之
澤。其澤未斬。而民心未變。晉民之不忘其舊。以歷年
之久而已。晉之先世。以狐媚奪天下。近以來。石勒之
侮。遠以取後世之譏。夷狄之所醜。而君子之所不與。
宜其民之及眼掉首。明眊然去而不顧也。然而民且
嚮望懷想。身陷夷狄。而心猶在晉室。此豈歲月之恩
所能繫哉。晉自國初。至南渡。歷世數四。更年數十。民

韋軒曰。僕所
欲言者。兄先
言之。其勢
羽峯曰。其勢
之所必至。

成齋曰。一喻
極雅。極切。
羽峯曰。妙喻
妙喻。

之歸。晉久矣。其間又非無秉道行義之君。行恩惠以
撫衆庶。而後其祖先之醜言穢行。漸滅略盡。况衆庶
之慙。實惟知撫已者為君。而不問其取天下之義不
義。自子而父。自父而祖。邈而至高曾。各耕其土。各食
其毛。風俗漸其心。而謳歌在其口。民心之不能自已。
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夫夷狄亦非皆暴戾恣睢。
足亡其國。其間有愛民撫衆。善治其國。然而一起一
仆。朝燕暮秦。澤未暇及民。而其社既屋。此衆夷之所
以不能繫民心也。暴雨之崇朝而歇。不能濕一犂之
土。細霖之彌數日。涉旬而猶濕。澤之存於人心。何異

成齋曰愈出愈妙曰悲愴感慨極有姿態

士幹曰一轉尤是作者之意所謂未盡

於此不然則八王之難五王之亂天下瓜分生民塗炭民之斃於鋒鏑相望於路較之夷狄之虐政不知孰酷也且夫舊國舊都望之而悲者人之常情秦離之歎麥秀之歌千歲之下莫不感愴今晉為夷狄之所劫奪浮寄孤懸繞仰半天之光晉之舊民望國都於茫茫之間可望而不可往其感愴慘戚不特望舊都也故夷能服其身而不能服其心思晉之心愈切而忌夷之情益亟於此乎不得不以戴晉為名此蒲氏之徒所以有此舉也雖然夷狄之所以亟興亡必有其故而晉之所以持久亦有不偶然者然而正偽

善哉。羽峯曰大佳。

順逆之分亦未不存其間治天下者其勉思所以持久之實哉。

秋月韋軒曰好文字好議論。

岡鹿門曰以歷年之久不久決民心之思不思立論已確而意到筆隨流麗自在如登崑崙而弄珠玉如此而文之能事極矣所惜結處未盡善重野成齋曰結尾一轉無限煙波無限姿致常山蛇勢一篇皆活岡兄之深於文而不稱之者殆不可解。

本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入之實始」等字樣，但難以辨認。

成齋曰：蔚乎其色沛乎其氣。

古溪曰：把二事雙提來甚妙。幹曰：巨眼尤看破。

桓溫之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至伊水，擊姚襄，敗之。因謁諸陵，置鎮戍，而還。夫晉氏諸陵陷於胡虜，廷臣莫能修復者，獨溫為之。蓋溫之叛，因御之失道也。以溫之才，溫之心，終使至逞其逆。予深惜之。諸君幸論之。桓溫嘗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夫先逆以氣類相感，其尚慕有偶然者。劉惔亦嘗謂昱曰：溫誠奇才，然不可使居形勝之地。溫之有逆志，不必待其廢立之時而著也。予謂晉之不能復中原，當時既明矣。

羽峯曰見透。

成齋曰議論從此而發。

古溪曰古今通患。

假使温得展力於中原乎。則江左之業亦不得保。温之不能成大功。何知非晋家之大幸。夫温希世英雄。使晋駕御得道乎。其才畧固足以復中原。然當時君主幼弱於上。朝臣恬熙於下。丞相大臣唯一謝安。何足控制温而盡其才。且既用之。則不得不多與兵。既多與兵。則不得制其橫肆。猜防之心成於上。而怨怒之情生於下。二者相持不決。而上下之情携矣。晋之待温亦難矣。温之為荆州一舉擒李勢。再舉破苻洪。三舉走姚襄。其易不啻摧枯拉朽。温之威名固已蓋世。夫以積衰之晋。立蓋世之功。以英雄之才。際幼弱

古溪曰史眼如炬。鹿門曰英雄心事。瞭然指掌。羽峯曰能看破温心曲。

之主。是孝宗之所不能堪。於此乎殷浩之庸妄。以角其首。會稽之陋狹。以倚其後。既不足以制温。却以招其怨怒。温之逆節。盖决于此矣。温之意。以方今朝廷無遠略。燕晏於江沱。而曠歲月。今吾起而竭力於中原。而朝廷既不能容吾。使吾又有恢復之功乎。吾將以何居其功。吾寧為晋之莽操。不能為晋之韓彭也。於此乎修園陵。而收入望。撫庶民。庶以繫人心。欲因伐燕之威。以遂所欲。而師徒撓敗。事機左繆。則不得不行廢立。以立其威。以洩其憤怒。苻堅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桓温之謂。設使温捷燕乎。則温之作色。吾不

鹿門曰。僕亦持此論。而不及陶侃。全節之事。巨眼不之。所見。遂不。可企也。侃亦成。齋曰。侃亦僅。而全臣節者。幹曰。陶侃千載之知己。

知其何如也。然則温之不幸。豈非晉之大幸乎。嗚呼。東晉之將帥。居方面而扞群夷者。前有蘇峻。王敦。後有陶侃。桓温。其才畧皆足以平中原而復舊物。而其能全臣節者。獨有陶侃一人而已。是豈獨其臣下之罪。抑由制御之術失其道也。晉之終於偏安。不亦宜哉。

高橋古溪曰。描出温心曲。燭照計數。何等明眼。上田士幹曰。當時之形勢。洞然於胸中。故其發於筆者犀。南摩羽峯曰。議論已卓。文字亦佳。可謂傑作。

成齋曰。脫卸有法。

慕容垂一時之雄。符堅之優待之。王猛之果於殺。其得失何如。且使諸君處之。將與堅乎。猛乎。猛之欲殺垂。范增之於沛公也。堅之不殺垂。亦項羽之於沛公也。蘇子著范增論曰。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余則曰。增猛之欲殺二人。其意固是。羽堅之不殺二人。其意甚非。項羽有垓下之敗。而符堅有新平之縊。二子之不終。豈非自取之禍乎。羽且姑置之。吾請論堅焉。猛之謂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

蘇口吻

成齋曰因其語詰之巧手

又曰尤見髯蘇口吻

又曰佳話衝口而出

四海奈何殺之。嗚呼。堅既知垂之為英雄。堅亦宜自知也。凡英主之御若人。未有徒爾而能為者。故開之以其所利。授之以其所忌。我有服人之實。而人無駕我之心。然後可保其久服。而無反去。今堅之智略不及垂也。堅之強梗不及垂也。堅之行軍用兵不及垂也。而其所賢於垂者。唯仁愛度量也耳。此號為君臣者。猶將不能自克。何況垂之怨讎仇敵乎。則我之所以賢於彼者。徒足以濟彼。而彼之所勝於我者。將以害我。此勢之所必至也。且鮮卑之為大害。不獨猛知之也。趙狄知燕必再興。黃泓言其興在吳。王融之諫

又曰論始周

又曰亦好處

堅亦莫不以此意。而堅一不以為意。方且遷鮮卑羗。羯以布滿關中。何異乎卧積薪上。以措火于其下。猛之汲汲於殺垂。亦宜矣。雖然。猛亦疎用術者。夫堅崛起於夷狄。而威震天下。兵戈之所指。靡不摧陷。意氣蓬勃。志業盛大。其視垂輩。猶孤豚無能為。此猛之諫所以不行也。猛苟欲為國除害乎。則盍於其初降之日而圖之。而待數年之久也。必若不得已。則責其迎合之罪。以法裁之。亦可也。然後閉居藁席。以謝其矯制之罪。堅未必不貸其罪也。堅縱令不貸。為國家除害。雖死何傷。况未必然乎。猛不知出於此。願為譎詐

老谷遺稿

成齋曰愈益
周到

鬻賣之事以陷垂。堅將疑其妬垂罷而害之。宜其諫
愈力。而其聽愈疎也。故曰。猛亦疎用術者矣。然則堅
能殺垂則無新平之縊乎。曰。以符氏之強盛一敗塗
地。國以滅亡矣。是殆乎有天數存者焉。不然則垂方
為俎上之肉。出走不達。再為追騎所獲。以得乘其隙
噫。此豈人加之所能及哉。

重野成齋曰。文亦似蘇子。

高橋古溪曰。文氣勁拔明暢。得蘇氏神髓者。
岡鹿門曰。淋漓逸宕。使入低徊。不能廢卷。

古溪曰。字句
雄渾。文不落
及。纖細。尤不可

殷浩之為貪鄙小人。觀其空函一事可知矣。而
當時名人有藻鑑之稱者。稱譽嘖嘖。至伺其出
處。以下江左興亡。果何故邪。

一國之好尚。成一國之風俗。天下之好尚。成天下之
風俗。我先一國而為一國之所好尚。先天下而成天
下之所好尚。此王衍殷浩輩所為。天下欽慕。絕倒也。
抑當時所見稱揚者。率皆空疎迂濶。不過以清談博
虛名。其人亦皆以迂疎自居。未至冒昧自用也。獨殷
浩翹然自用。一敗塗地。以成桓温之逆。比之王衍諸
人。其罪大矣。吾請以温之評衍者論浩。温之言曰。昔

鹿門曰王衍是不應不照中溪曰目下取證極極極

劉景升有千斤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如一羸特。噫嘻。浩亦一大牛矣。夫拔才於尋常。無聞之中。任之而不疑者。非有知人之明。鑑不可為也。故後世取人。概不得不於名譽之叢。此勢之所不可已也。晉穆之庸暗。非有所見。徒聞浩之盛名。而意其可用。而浩且為偃蹇。倨傲以養名望。此明主之所疑其賢。况晉穆之庸暗乎。其意謂浩以操介自持。不慘戚於貧賤。不充屈於富貴。緩急可用。非浩而誰。朕且老其才。以待其時。及温逆威著。強起而用之。挈數郡之地。而與之。希其能有控制。温豈計其為温。玩弄至

士幹曰筆降處利

古溪曰結進一魯般浩面成齋曰反繳色如土。浩面絕妙。亦為天所至巧。始為天為文法。至拙。

此邪。嚮使浩虛名不喧。世間其驟用未必至如此。頃浩之罪不大哉。夫浩之有盛名。大牛之千斤也。江州數郡之地。大牛之芻豆也。而其迂踈不堪用。則大牛之不如羸特也。浩猶不自懲艾。聞召命而大喜。覲再有用。其私智何其狂妄之甚也。王衍被捕。謂勅曰。自少無宦情。不豫世事。推其心。不過求免一死。猶不愈。浩貪冒至死而已哉。此温之譬。所以行而不在。浩也。歟。然則浩之私智自用。曾不如一羸特也。上田士幹曰。逸蕩飄灑。快筆快筆。重野成齋曰。行浩之優劣。固不為允當。然論浩之

甚無用不可不如此。秋月韋軒曰是文之以氣勝者公文常如此又是諸子之所不能及。

淮淝之役桓冲危懼請入援謝安曰朝廷處分既定君宜守西藩吾謂冲與安各有所是未可

古溪曰筆鋒銳利如折枯木

鹿門曰設問蒼說去特覺筆端從容

古溪曰鐵案

符堅率百萬之強兵以臨積衰之晉何異乎江河之決蟻封大石之壓鳥卵桓冲之憂建康亦宜矣然而謝安輒却其兵無他竒道以制賊方往別墅博棋游戲安果何心哉其有淮淝之捷豈非天幸哉曰廢人事而有意外之功君子謂之天幸竭人事而得當然之功君子不謂之天幸安盖竭人事而聽成敗于天者也而中輩不察譽之過矣夫玄一時之英才安之

才久遺和者

古溪曰亦蔡
亦確曰亦蔡
鹿門曰創論
言人之所未

古溪曰識卓
論偉是次兄
鹿門曰二駁

舉玄郝起歎不負其舉而冲石亦能收眾心以鎮一
方此既足以當符堅百萬之兵况符堅方戰勝而志
盈驕傲貪冒肆其毒螫我以精銳至順之兵擊彼驕
傲至逆之賊符氏百萬之眾固不足懼也此非安所
謂處分既定者乎抑天下未有內外戒嚴而能克者
何則兵在氣氣在決今大敵在前人心恐懼若使安
恐懼狼狽聚兵以自守寧不挫折將士之氣而增敵
強乎故安盡眾而向外建康城中不留隻騎是在外
將士勢不得不以必死守而在內者將恃以無懼矣
人惟見安戲遊飲博以得勝以為有天幸誰知其處

愈確

鹿門曰引陸
賈語一結極
周極妙

分周詳至此哉且秦為封豕長蛇以臨我若拔荆江
而據石頭乘新勝之勢以東其鋒雖有勝兵百萬將
焉用之此安所熟慮而明也不然安身為大臣晉室
存亡繫安一身豈有以天下為戲者邪故曰冲輩未
及知安之意也雖然冲亦能以社稷為憂分已兵以
衛建康又不以己意不行為恨相與出力而斃大敵
其忠有非常人所及者陸賈曰相將和則士豫附士
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為嗚呼使冲輩不和則安
之處分亦安所施哉

高橋古溪曰說安胸中明了如觀使安有知必領

老谷遺高卷六

二十七

三才遺書卷六

地下。
岡鹿門曰。輕淡着筆。總覺筆端驚動。然是等大兄之才。分盡一二分者。未足看其伎倆也。

古溪曰。冒頭
一照後段

韓延之復書劉裕。義正言直。凜乎斧鉞。足以破
姦雄之膽。宜哉裕之嘆息不能已也。陳仁錫以
為晉末第一議論。非過稱也。諸君以為何如。
國之亡。非一朝之故。其所由而來者。漸矣。其初也。禍
亂頻興。王室甚卑。天下不復知天子之為尊。其終也。
君位孤危。姦雄窺後。肺腑懿親。猶不卹宗國。上下之
情。渙散解釋。不可收拾。然後天下之事。唯姦雄之所
為。方此之時。有一人奮而不顧身。唱義於其間。以折
姦雄之心。其愛惜貴重。宜何如也。劉裕之攻司馬休
之。竊招其參軍韓延之。延之復書以責裕篡逆之情。

世宗遺書高卷六

古溪曰揚。

又曰進一層。
士幹曰宛然
坡仙口吻。

古溪曰抑。

又曰曲盡時
勢。

夫名遺和卷六

其言剛明正直使裕無一措辭非義理明於中取捨
定於心者誰能如此吁晉末臣子朝野皆婦人而猶
纔見此書謂之晉末第一流人品可也吾獨怪延之
志良忠也論議信美也而其平生事業何其寥寥無
聞也抑裕蓋世之英雄舉天下豪傑無之能敵而休
之以數萬眾觸其怒牙其崩竄狼顛亦宜矣吾固不
以此咎延之也吾所咎於延之者不在不能制裕而
在不諫休之其諫休之則所以制裕也何者東晉之
所以速亡者不在劉裕之篡而在桓玄之逆不在桓
玄之逆而在孫恩之亂夫晉雖衰州郡富饒眾庶猶

未至思亂也及恩作亂郡縣蕭條盜賊蜂起繼之以
玄篡逆而人不復知有晉室晉之不祀蓋決於此日
矣休之獨非晉之宗室乎輒熟視宗國之亡而不恤
恩之亂玄之篡曾如不聞知此其心與禽獸何擇焉
延之身為參軍而在其帷幄亦不宜默默坐視也使
延之誠知義之士乎何不糾合司馬楚之輩淬勵馳
驅以討之今則舉討賊之事而盡委裕使裕篡奪有
辭于天下此致其跋扈不可制者果誰咎哉及裕勢
既成乃以區區之兵與之爭一旦之命宜其一敗塗
地無之能救也嗚呼縱令延之不忠於休之寧不能

老谷遺稿卷六

三九

古溪曰揚。

又曰一結天
外。快心駭目。

忠於晉室乎。延之苟忠於晉。則當爭。爭而不聽。則當
去。二者不能。纔見之於書。志雖善。其略不足。稱也。雖
然。使東晉之士。盡若延之。雖有百裕。何能為。惟其舉
朝婦人女子。無一有若延之者。此以裕篡奪之易。猶
易一偶人。至天子亦欣然。以亡為喜。晉之亡於裕。不
既晚乎。然則延之所以獨稱於後世者。則是晉社之
所以屋也哉。

高橋古溪曰。極抑揚擒縱之妙。
上田士幹曰。一結足以為一篇晉論矣。

士幹曰。建瓴
之勢。

崔浩曰。劉裕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
衣包火。張羅捕虎。秦雍之與荆楊。一齊州也。非
有華夷之別。車書之異。而浩言如此。果得其當
否。

根深者枝茂。源遠者流大。基業厚者祚長。予觀崔浩
論劉裕。未嘗不歎浩善論。魏主善用浩言也。夫智有
大小。言有淺深。言之淺深。隨其智之大小。而人主用
之。亦各有異同。而國祚之長短。於此而決矣。浩之言
曰。劉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無異解衣包火。張
羅捕虎。願罷兵撫民。以觀變。秦地長為國家之有矣。

方此時夏氏亦崛起三輔以窺裕後而其臣買德亦謂勃勃曰裕方謀篡奪其意不在中原裕若東還則秦地不足定勃勃大悅及裕還發兵攻義真遂定秦地二人之料裕如目觀其事而後言者而德之言則效於當日而浩之言則效於他年予以此有知二人智畧之大小也蓋德之言主於速取而浩之言則主遲緩所謀于初者不同而所成于終者大異也夫函秦之與荆揚同一齊州也則函秦之地何獨不可施荆揚之化唯其東晉以來常為夷狄所割據仁義不施政教不行峻刑苛法殘暴其民是以民不堪命並

起而作亂此豈其民之罪哉若又急之以刑法何異乎抱薪而救火騰湯而止沸他日夏主之亡於魏職此之由而浩必欲以威嚴治之浩豈知治體者邪予謂浩之為此言特不過借裕以言政治之不可苟非必欲以威嚴治之也其意蓋謂三秦與江東道路絕遠而裕懸孤軍以據之今吾取之特一舉趾之勞而已然今國中多事軍旅頻興日不暇給吾雖取之無以善其後不如且固根本以待其時矣不然裕之將奪浩之所明知裕奪晉則不得久留秦地則浩何不以德之告夏主者告之而區區舉政治之事以告之

此其意之所在亦可見矣。是以裕之去秦魏不出兵。夏之入秦魏不爭。此浩亦知夏人之暴悍不能久也。他日燕果能乘夏氏之衰徐起而收之。撫字勞來能使保百年之久。非懷之以恩安能如此。嗚呼。夏唯無意撫民。故急于取之。魏有意永服民。故緩乎取之。而其國祚之長短如此其異。人主之聽言不可不審於其初也。

上田士幹曰。審當日之事情者。

高橋古溪曰。以王買德陪說雙雙論去。大有姿態。

古溪曰。曲盡英雄心事。

劉裕伐南燕。盧循徐道覆乘虛作亂。建康殆不守。裕歸救。纔得克之。則裕之不留關中。蓋亦有所慮也。王買德崔浩皆謂裕急于篡晉。不能久留。恐未必然。抑裕不知孱子弱孫之不足守之耶。

議者之言。果得其情乎。曰。否。劉裕之伐秦。不過立非常之功。以為篡奪之資。故關中之得喪。固不足為裕痛痒。是其所以關中纔平。而即東歸也。且裕之方伐燕也。唯恐建康無亂。而其方擊秦也。唯恐建康有亂。故其伐燕之有亂。裕之所豫期。而征秦之無亂。亦裕

之所必保也。姦雄之為事，如此之密也。何以言之。曰：裕以奴隸起身于行伍之間，討桓玄，擊孫恩，先天下以唱義聲，其功固不為細矣。然而一時與事之徒，劉毅何無忌之輩，各相雄長，不肯屈下，勢不得不日夜淬勵馳驅，以收時望。而彼盧循之徒，猶出沒于海上，以窺建康。使裕一日不在建康，則彼踊其後明矣。於是裕乃先伐燕，以誘之，使彼狂桃自送。是裕始留循以為立功之資耳，則循之作亂，詎知非其所甚喜邪。方其伐秦也，裕威望既大，劉毅丁昨之徒，殺戮畧盡，天下之事無復足忌憚者。裕且何所慮而不留關中。

古溪曰：史眼
燃犀。

也。且王鎮惡沈田子，皆一時梟雄。裕誠欲保關中乎。則此輩固足辨之。而裕則陰殺之，其無意於秦地，亦可見矣。其意蓋謂秦之為地，道路絕遠，聲氣不接。彼若據三秦之險，而反於我，是增一勍敵，而損我武也。我今既滅數世不拔之寇，而報晉室之大讐，其功既足，暴白于天下。縱令今日得之，而明日喪之，亦何為不可。則誅於田子而殺鎮惡，又嗚其專殺之罪，以殺田子，寧失關中數百里地，而不遺我後世子孫之患。是裕之所熟籌，而人所不測也。不然，裕豈不知孱子弱孫之不足守之，而先去其爪牙，以資強虜。裕作事

不如此之愚也。嗚呼。裕蓋世之英雄。裕若乘戰勝之威。西向長驅。未必不能掃蕩中原。只其急自取。而不竟其功。使戎狄腥羶之俗。益蔓延於中原。經數十世而無之。能攘噫吾捨裕。而其望誰哉。

高橋古溪曰。明辯偉論。眼光透紙背。使僕無一辭可措。

古溪曰。一氣直下。

士幹曰。轉得周匝。

江南立國微弱。攻伐之亡滅之。何難之有。而能經百年之久。不并於諸強胡。而歸於劉裕之手。是必有故。敢問。

和戰之關係於天下國家。豈不甚大哉。和者所以亡國。而戰者所以立國。自古介於諸強國之間。而得能保其國者。莫不由戰。而其敗亡殘滅。日相繼者。莫不由和。雖戰亦不可徒為也。必有大臣宰相折衝於其內。而智士勇將禦侮於其外。務耕戰而不為和親。故士奮於內。而敵畏於外。此可以介於強國龍鬪之間。而得保其久也。夫東晉之於諸夷。不過有十分之一。

不能一引江沅而清中原。因循不振以至亡。後世孰不憫其衰弱者。然東晉諸臣。前有王導。後有謝安。溫嶠。庾亮之徒。卞壺。郝愔之輩。皆以社稷為己任。擇智勇之士而任之。方面未嘗有以和親為言者也。故建康雖如弱邊。要猶強。是以王敦。桓溫輩。前後出征不一。此固足以張國勢而破諸夷之膽矣。且淮淝之戰。晉以數萬之眾。敗苻秦百萬之賊。苻氏子孫。至無孑遺。自古戰勝。未有如此之大者。嚮使晉氏與苻秦通和。豈得有此大快事哉。故晉之所以不亡於諸夷者。唯有主戰之策而已也。雖然。既主戰。則不得不重方面。

古溪曰。此段尤盡時勢。

韋軒曰。勢之至此。亦不可已耶。噫。

之任。既重方面之任。則不能無外重之患。是以其居方面者。前後反畔。未有一日之安。卒之劉裕以偏裨之將。起而奪之。晉祚遂以亡矣。此亦勢之不可已者也。嗚呼。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亦未有不亡之天下。與其亡於夷狄。孰若亡於其下之為愈也。
高橋古溪曰。借東晉以論時世。說得中肯綮。惜不使當路者見之。

書老谷遺稿後

乙未歲。余再在埒玉縣師範校。故校長木原老谷先生令嗣守三郎亦官於縣。囑余校刻先生遺文。余為鈔八十有六篇。總二百餘頁。而刊資屢有六十金。乃分稿為六卷。將先刻第一卷。製二百本。頒諸舊故。得其報貲。然後逐次漸刻。以終完焉。豫籌略定。已刻二卷。而余航臺灣。且報貲未集中道而廢。丁未歲。余歸東京。將續前業。舊藩主土屋子爵聞而嘉之。為節其手索。以惠賜。戚族岡田君貞三、舊門宮本君照明、町田君則文、杉村君武敏亦皆出貲贊之。得終成其業。

令嗣之將刺此編也。攜抵重野成齋博士。具幣請閱。併乞弁言。博士許諾。且曰。所收史論三十餘首。係在昌平寮舍時。每夕寮友相會講常藩凍水二史。互發問題。各論所見以答者。吾將於序中言之也。越三年。首卷告成。而序未成。空頭以待。今全編已成。而博士捐館。序終不可得矣。顧曩者余在埼玉。辱先生之知。得與文酒末筵。聞其緒論。音容在前。恍如昨日。今先生即世三十年矣。藉諸公之力。始能傳其文。蓋雖由先生遺德。非諸公舊誼之厚。亦寧能至於此。茲叙其顛末。附於卷尾云。辛亥孟月中村忠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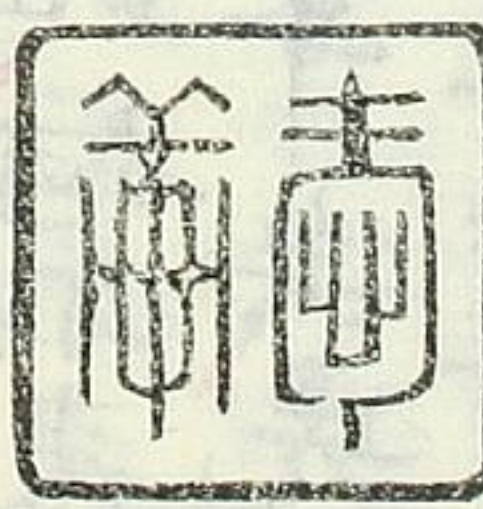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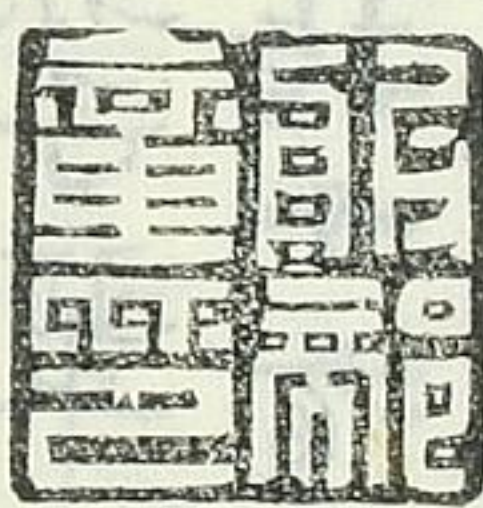
老谷遺稿序

老谷本原先生之長於埼玉縣學也。導生徒以道德。不敢加鞭撻。生徒皆服其德。勤勉匪懈。刺行嚴正。學業日進。父兄皆曰先生薰陶之力也。嗚呼先生德足以化俗。才足以安民。而不能有一所施。止區區一縣教官。余安得不為先生悲乎。先生為人清廉寡欲。尤重名節。眼光炯炯。鬚眉皓白。如神仙中人。其與物接。不設畛域。昂之

藹然有一團春風人愛而畏之嘗入史館將有
事大用不幸以病辭職晚赴埒玉不復論天下
事講讀之餘以烟霞為娛縣有調宮公園老樹
森鬱隔絕人寰先生愛其幽邃時與章叟會於
此置酒論文醉則清談佳話如不知富貴功名
為何物也初余之來東京貧甚殆不能自活將
西歸一夕有客來過問之則先生也曰昨於某
家觀子文聞今物歸是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吾儕且暮入地繼起若非子輩而誰何不來我
埒玉余感激遂從之屈指十有六年矣先生墓
樹已拱而余髮亦種、曾無一辭、是以傳世者
使先生有知其謂之何頃嗣子守三將刻遺稿
囑中村伯實校次余亦與焉蓋先生之文理以
為主氣以行之絢爛蒼潤不求工而自工蓋應
之與寸如此其發於詞藻若六安渴不然乎重
野成齋博士嘗評先生之文曰試入遜志齋集

中不可辨也。因鹿門翁亦曰：當求諸古人集
 中，今人無此手腕。二公天下文宗，而其推服至
 此，何須余輩稱贊。唯知遇之感，則有不能已
 者。遂附一言於卷末。
 明治乙未春三月 明石 服部章撰



姓名遺和

48-13145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廿五日發行

編輯者

木原守三郎

埼玉縣北足立郡浦和町
 五百四十二番地

印刷者

三戶謙吉

東京市小石川區表町
 五番地

印刷所

右同人

010190527030

